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六

碑文

重修

歷代帝王廟碑文

歷代帝王之祀其準古遷廟觀德遺意而推而放之者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家以謂世祧者迭遷德盛者弗毀盖就一朝為言而周禮鄭氏四類注稱三王

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咸祀之繁露引為自近遡遠之明
證斯正合食所權輿然漢魏已來有司具儀率求之肇
迹建都而不聞立廟洎唐迄明廟立而代以專祀開剏
為常其制又缺焉未備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一年
勅諭禮官增祀苟非失德失器即業守成者皆得與
饗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丕纘

先型詳定位次

臨御伊始

親詣視成著於

全文者纂悉閲考舊史所紀剏守難易之辨斟有折衷

定論以是對揚曩昔所為法施於民者不克兼既其實

獨斤斤於

殿於

門於

坊具顏之曰景德景德焉爾德故若是其偏而不舉耶

寅惟

祖

宗懋敬厥德咸秩孔修觀法之所存即知戒之所寓義至深遠大雅不云乎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召公奭廸王祈天永命一則云監於有夏再則曰監於有殷寖假入廟而徼統系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一自昭代槪之皆名之為勝國有不深廛夫屋與墟之儆而怵惕動容

者哉顧於其間歷選
列辟若稽古之化浹烝人治光往牒者罔不穆穆棣棣
式在
几筵崇異代同堂之報故於世數之遷而得其示戒於
無形抑於世數之屢遷而不遷而得其埀法於有永稔
乎此者觀德之意愈以睪然而興矣
廟自雍正癸丑繕葺距今且三十載爰以乾隆壬午出
内帑金庀而飭之故事瓴甋甃以紺緑兹特易葢

正殿黄瓦用昭爲奕工告訖功適届甲申季春吉祀祇

承

家法躬薦

新宫已爲長律述事揭言其大指會所司請製文並鍥

諸碑復詳闡之如此

寳相寺碑文

歲辛巳值

聖母皇太后七旬大慶爰奉

安興詣五臺所以祝

釐也殊像寺在山之麓為瞻禮文殊初地妙相端嚴光

耀香界默識以歸既歸則心追手摹系以贊而勒之碑

香山南麓曩所規菩薩頂之寶諦寺在焉迺於寺右度

隙地出内府金錢飭具庀材營構蘭若視碑摹而象設

之金色莊嚴惟具惟肖寺之制𦾔甓幕圜不施㮇𣗳桴

棁而崇廣閎麗則視殊像有加經始於乾隆壬午春越

今丁亥春蕆工既敬致辦香而慶落之所司礱石以俟

因記之曰文殊師利久住娑婆世界而應現說法則獨在清涼山固華嚴品所謂東方世界中菩薩者也夫清涼在畿輔之西而香山亦在京城之西然以清涼視香山則香山為東若以竺乾視震旦則清涼香山又皆東也是二山者不可言同何況云異矧陸元暢之答宣律師曰文殊隨緣利見應變不窮是一是二在文殊本不生分別見倘必執清涼為道場而不知香山之亦可為道場則何異鑿井得泉而謂水專在是哉且昔之詣五

臺禮文殊所以祝

鑾也而清涼距畿輔千餘里掖

輦行慶向惟三至焉若香山則去京城三十里而近歲

可一再至繼自今億萬年

延洪演乘茲惟其恒是則余建寺香山之初志也寺成

名之曰寶相綴以偈曰

曼殊室利　七佛之師　經歷人間

至福城東　東方世界　名曰金色

常在其中　而演說法　摩竭陁國
其東五峯　是名雪山　惟清涼境
金剛窟聚　北代州是　大士示現
妙相莊嚴　振大法輪　坐師子座
師子奮迅　具足神威　中臺現身
寺曰殊像　我昔瞻禮　發大宏願
虔誠祝
釐　普諸福緣　相好印心　如月在水

即幻即真　證真幻相　以此真幻

還印金容　香山淨域　多祇樹園

寶諦之西　營是寶相　莊校七寶

晃曜大千　日面月面　了無分别

我聞如是　文殊應緣　緣即隨緣

何有彼此　矧東西方　因見生名

見即不拘　名亦不著　清涼香山

非二非一　復念文殊　菩薩久住

而此世界　實曰常喜　以常以久

延祝

慈禧　惟願自今　歲萬又萬

寶算盈積　如恒河沙　護妙吉祥

生大歡喜　以是因緣

壽復無量

重修天津

海神廟碑文

渤海介析木之津襟帶畿輔揵雄閫而罩之寔惟神京
左絡翕受靈長厥利斯溥
神故不列海瀆秩次康熙間盛京有汎舟之役祗波飈
颿厥事迅蕆我
皇祖嘉
神之功飭廟薦馨祀在彝典我
皇考詒即舊規重事葺治
豐碑並峙昭鑠瀛際崇示禮秩莫不備舉越歲既久風

雨剥陊無以揭虔妥靈乃發水衡鼎㢡工楹輝艧新式
奐式壯朕今春率
皇祖舊章巡幸天津莅而謁禮為詩以落之葢自淀池
循子牙泝海河既得悉其歸墟原委至則登觀海之臺
澄波澶湉引控瀛棣東眺扶桑熻艳蔥鬱光延我陪都
而旅順登萊廟島環拱羅布胥靖以安其旁穿壕坒場
曝鹵出素卵如鵠如牢盆之獲什倍而斥壤沮洳瘠不
宜植於是蠲澤民之逋爰復憬然曰渤海之繫誠大矣

凡海職納而茲所職乎納者尤要夫東南之海吸吞江河風濤是防治在塘堰若西北諸水滹淦漳易衛白或奔瀉千百里而永定最橫且駛瀦以七十二淀淪以三沽釃澹委輸歷直沽以入禹貢所謂同為逆河入海者此居其大半而崇沙外亘如户斯闌無拒而壅流乃軌注曩者京南州邑若積潦載沌載導田廬用寧邇復相示咨度渠之墊者濬之隄之缺者續之施人力靡弗至洎覽五牐舂灌夏禁啟塞以時匯潮弗盈匯寒弗縮嘘

喻迴斡通乎自然固非人事補苴之可作而致而朕飢
溺為念時罔不在民則因
天之功其又敢不事事且海之為物既鉅受川泄波有
宿有統與夫所以若雨暘迪節宣康乂我民人而惠阜
我田疇者咸依
神庥洪惟我
祖
宗懐柔報祀肹蠁昭融歴有年所朕勤恩下氓計安恬

者甚摯亦惟
神是憑蘄自今祇循儀軌宣道和令於以疏潤輯瀾俾
暑無盛漲秋無霪霖用貽我向人無疆之樂利嗣是百
執事歲有事於廟下醴芬牷腯無不恪共而
神之彰靈效順以宏佑我邦家者亦永永弗替爰系其
事於碑以示來許

普樂寺碑記

避暑山莊當興桓隩區直北地亘獅溝西南宮廨民廬

聚落殷羡獨其東偏列嶂邀緜周原衆衍則諸經所稱廣長清淨於佛土宜乾隆乙亥西陲大功告成衛拉特各部長來會時事嘗肖西域三摩耶建寺曰普寧嗣是達什達瓦屬人内徙即次旅居環匝山麓越歲乙酉復於迤左仿伊犁固爾札都綱建廟曰安遠然自廟南延望錘峯式塏式閎厥壤猶隙惟大漠之俗素崇黄教將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緣初構而踵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内外札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爾

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
興其肅恭俾滿所欲無二心焉洛之章嘉國師云大藏
所載有上樂王佛乃持輪王佛化身居常東嚮洪濟羣
品必若外闢重闉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闍城内疊磴
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峯對者則人天咸遂皈仰將作如
制以丙戌正月經始洎丁亥八月訖工爰取普樂顔寺
額而爲之記曰自西人之瀕於塗炭也湫隘阽危不能
終日朕則爲之求寧焉既寧之後奔奏偕徠室家還定

朕則為之計安焉既寧且安其樂斯在譬如佛影覆於鴿身四大得所離怖畏想生歡喜心蘄自刹那以逮億刼同遊春臺化宇樂其樂而不能名其樂真上樂耳雖然昌易臻此哉語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朕所由繼普寧安遠而命之為普樂者既以自慰且重以自勗而匪直梵文勝因福利之云云也記成并系以讃

善哉大能仁　無去亦無住　以何因緣故

現此說法身　人天咸護持　功德甚希有
云何稱上樂　自小千中千　暨三千大千
法界無究竟　爾時兩足尊　甘露為灌頂
一切諸衆生　若有情無情　念彼佛力者
受持陀羅尼　三世諸如來　神力並如汝
第一具根性　即身得證佛　其次小乘人
得八大成就　靈丹淨眼方　徹地智慧劍
空行遍周歷　延年無疾病　自洛叉俱胝

無量僧祇刼　萬行齊完滿　求福不唐捐
普種福德田　普蔭如意樹　普覆大慈雲
普渡大願船　震旦閻浮提　清寧共安隱
而彼狼荒俗　永脫修羅天　合十白佛言
此是法王力　要知大自在　本分元自足
無苦殭言樂　即墮分别相　樂故無名名
上亦無等等　東峯開妙鬘　寶閣照旭光
舉似日出處　了了正知見　光與日無盡

誰識所本來　八寶莊嚴成　香華天樂備

大會啟無遮　同證無上道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七

碑文

重脩

文廟碑記

舉江淮河濟以賛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恒華以賛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賛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為海所納而

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非江淮河濟以為水也嵩

岱恒華豈不為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

讓嵩岱恒華以為土也道徳仁義豈不為

孔子所埀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孔子固不外道徳仁義以為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

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

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為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恒華非地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埀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

本朝而崇奉規模為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展儀先詔

易蓋黄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敧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簡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蕆工朕親釋奠以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時修復辟雍圜水之制為請者禮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泐碑以誌故敘其事書之若夫述

孔子之言仍以頌
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
天朕有所不能

淀神廟碑記

畿南之地廣衍多隰衆水所鍾翕之渟之呀然成淵而以時輸洩者則惟淀淀之名始見於左思魏都賦所謂掘鯉之淀是也字亦為澱水經注新唐書志皆云九十九澱酈道元又稱為清河後世約其數為七十有二其

名皆不可臚舉其散見宋遼金史者今或湮廢或傳聞譌舛所可指者不過四十餘其他或曰泊曰窪曰窩曰港隨方俗所稱而統言之則東西兩淀西淀之大周三百餘里槩州一縣四東淀尤大周四百里而嬴槩州縣七其爲藪澤也廣故畿内之水大則沽渝濡滋派滋易淶小則山泉澗流無所不容而旁境之溝澮汙涔亦無所不赴其受水多故兩淀又各有經河以條貫釃導之依城温義亢其首四角引其吭玉帶會同緣其脊扼以

茅灣掖以中亭十望絡以南北中三股歛於臺頭滁於大清河趨西沽為尾閭之洩焉其上則千里長隄控界維翠下則格淀隄以拒子牙六郎諸隄以障永定而楯而涵洞羅布節宣者無弗具於是兩淀無渾流之患而專清水之利黍疇稻畦既膏既溉厥惟上腴舟航是通貿遷列隧而菰蘆蔆藕鳧魚之屬仰資生者億計非有宰其化者孰使我民利賴若是記有之山林川谷為民取財用皆曰神蓋淀之有神昭昭矣人第習焉不察廟闕

未舉歲丁亥朕敬循
皇祖成憲廵覽淀海爰自趙北口御安福艫沿蘇橋而
東歷揚芬港至於天津嘉文安窪之既涸懲渾河故道
之不可復則有詠而三灘里淀隄之弗屬者出帑繕之
亦惟紹我
祖烈以求民寧維時春水方渙和飇習颸烝徒弗勚檠
川祇實昭厥佑爰進大吏詔之曰惟淀縈薄左輔袤延
且千里理大物博用阜乂我畿內民曷可弗重以神事

其相地飭祠用饗迺發外府金二萬五千卜度兩淀中庀材經始之閱再朞工蕆堂廡既崇煇庖咸列以妥以恪式副彝典大吏復籲以明年春蒞而落之且以碑辭請則又繹告之曰惟淀實嘉利我甸人匪今斯今食神之福而淀左右耆庶婦孺歲時祈報走廟下則自今始

神賚馮而散之惟是毋霪毋潦毋有菑沴豐殖錫康俾我民其永利利用光我秩祀有司亦毋怠祠事毋弛民

功益迓

神惠而溥淀之利識其詳謹肇祀也

重修功德寺碑記

道海淀徑青龍橋折而西距玉泉山麓不盡於二里有遺剎一區重門三塗不可識已延睇香積頹垣離立芳茭間訊諸土人曰是功德寺也攷元史文宗天歴二年建大承天護聖寺而都穆南濠集稱功德寺舊名護聖寺蔣葵長安客話載寺修於明宣德初及嘉靖中車駕

駐此見廊廡金剛像獰甚心悸因坐僧宮殿憊蹌罪撤去之寺竟廢盬怪哉有明閹璫滋熾若瑾振輩橫作罔禁顧獨毀茲寺使勝國名蹟就湮於意何居爰詔將作茲寺久著圖誌且當靜明園蹕途乃者歲庚寅為朕六袤慶辰越辛卯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宜加釐飭用迓鴻禧其出內帑繕而復之暨所司以落成告則材緻工完自層閫周阿登登戢戢以逮旛楔鐘魚靡弗嚴淨具足夫其臂倚

欽岑栴檀蔚森迦陵嚩梵六時送音非功德之林耶面俯湖堧神瀵禽滃耨池分罫條衣水田非功德之泉耶然而朕之記之詎惟在是貝夾嘗言以茲功德無量無邊必進而讚之曰不可思議夫不可思不可議者特從其波及一四天下一切衆生隨分圓滿末由舉似而為言耳其在能仁有建立之功有精進之德固無一息不心之以為願而身之以為行無量壽佛經所以有善思議菩薩之目又豈容委之不關思議輒自弛其擔荷哉

正如古帝者致巍乎煥乎之盛美持不矜不伐之淵沖其功德至於民無能名而方其食旰衣宵常於一堂命禮樂工虞之佐吁咈都俞相與動色而交儆凡皆起於思之精議之熟而後不識不知被之者亦並忘乎思議其爲無量無邊也以証帝釋真詮亦若是則已矣斯尤其可記者至虞集寺碑謂始作土功時得古金銅事佛儀器於地中以爲先有密契帝京景物畧謂寺僧板庵能役木魅使者出外募金直龔唐咸通中正覺禪師軼事

傅會其説盖皆誇功德而涉思議其義轉墮又奚足云

普陀宗乘之廟碑文

山莊迤北普陀宗乘之廟之建仿西藏非仿南海也南海普陀在浙東定海縣境朝山之船歳歳凌越洪濤瀾淜闍孥瓣頂禮唯謹曰大士道場舍兹奚屬是獨震旦緇流方隅所見故然考之貝夾普陀有三一居額訥特珂克一居圖伯特一居南海盖南海特大士行教至此偶一示現云耳庸可以此為是而彼為非乎額訥特珂

克即印度是由此以證西來因緣自印度而西藏自西藏而南海了了可識第印度金剛座遼遠難稽詎若西藏都綱法式具備為天人攝受之閎規藩服皈依之總滙也哉乃者歲庚寅為朕六袠慶辰辛卯恭遇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自舊隸蒙古喀爾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曁新附準部回城衆藩長聯軫偕來臚歡祝嘏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懷者前期治將作營構斯廟以乾隆三十二年三月經始至三十六年八月訖工廣殿

重臺穹亭翼廡爰逮陶范斤鑿金碧髹堊之用莫不嚴淨如制夫羣藩信心迴向厥惟大慈氏之教而熱河尤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撫綏列服歲時肆覲之區嚮也西陲内面景從朕勤思纘述普寧安遠普樂諸刹所謂嗣溥仁溥善而作也今也逢國大慶延洪曼羡而斯廟聿成三乘之宗實其統會於焉宣寶鐸演金輪闕禽流梵樂之音塞樹種菩提之果一切國土善信膜拜歡喜以為

得未曾有而久入俄羅斯之土爾扈特以其為外道非黃教所概舍久牧之額濟勒率全部數萬人歷半年餘行萬有數千里傾心歸順適于是時蒞止瞻仰善因福果誠有不可思議者是則山莊之普陀與西藏之普陀一如與印度之普陀亦一如與南海之普陀亦何必不一如然一推溯夫建廟所由來而如不如又均可毋論即如如之本義豈外是乎豈外是乎先是羣藩合辭請進千佛像懇欵弗可却因命就廟中庋閣奉之別有記

不復詳綴為說偈曰

我聞贍部洲　古德有道場　天龍各護持
名四大結聚　九華及二峩　五臺亦初地
普陀南海南　觀自在所住　其言限方所
不出邊邪見　譬如一撚手　眯萬億由旬
若人證三摩　要令不失故　衛藏妙莊嚴
竺乾祖庭意　興桓足香界　成此大勝因
百部諸賢王　合十聆唄讃　塞土黄金色

是處菩薩面　其前羅漢峯　磬石為揵椎
舉似象王巖　非離亦非即　其下獅子溝
武列功德水　舉似鐵蓮洋　無垢亦無淨
能具等正覺　皆作如是觀　五十三參竟
還叩兩足尊　長現調御相　為説無生法

重修馬駒橋碑文

水自南苑出者二其南源曰團河出南苑墻東南醜為鳳河又東滌永定之濁由大清河以歸海向固疏治之

矣其北源曰一畝泉出新街門北屈曲東南流逕二牐凉水河自北來會之凉水河者出右安門西南鳳泉東流逕萬泉寺分為二其一南逕草橋曲折東注一自北逕廣恩寺曲折東注至永勝橋復滙為一東南流循南苑繚垣而東至小紅門之西入苑墻東南逕沙底橋折而南與一畝泉合又南而東至鹿圈村三海子以上之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穿苑垣而出逶迤至張家灣入運河是水之初出苑垣也瀠演歕欱千溜一趨毓

如矢如迴激沸止則有巨梁揵之曰馬駒橋橋建自勝國歲渝寖以圮壞農旅交病石陁入水水梗或溢出妨民田廬而中溢則旁淤閒塞水所由道益不可以不亟治乃命將作相視因其舊材撤而新之縱之得丈二十有五橫之得尺亦二十有五為孔洞者七視昔制雖少隘而壯固有餘工始於乾隆三十八年之春越其冬落成夫治水者必溯其源由源而及其支流條派別之鬉之乃可以不紊今一畝泉源委既已剗治而涼水河所

逕漫流積潦寖成沮洳爰自鳳泉至馬駒橋濬河八千餘丈修葺橋閘凡九新建牐五即以濬河之土於右安門外築甬道一千餘丈以便行人其河旁稻田數十頃既墾且闢益資灌漑之利而玆橋實下游關鍵暢尾閭以利導之尤施功之弗可已者若前代著述家睫視臆論妄以玉泉傅合南海子之水舛錯糾紛至可嗤笑曩賦海子行曾詳著其説玆因所司請記復為詮叙水道大畧俾方來圖經輿記知所考據而若河若塗若橋皆

王政之大端所繫綦鉅毋廢毋墜誠有司所當務書之

碑用示來許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七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八

碑文

平定兩金川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文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

明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
益悲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慫恿因
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
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武同稱者定然有識
者固知其辭費而多飾而未知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
之平定金川之文不有類于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
徼外非若淮蔡之居中土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
既已受職為土司則是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

蔵則是我土我土我臣而横生逆志蠶食鄰封將欲大有所為弗勦而滅之則西川將不能安枕兹雖蔵事與平定淮蔡擒吳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已告功之文兹不複記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葢戊辰之師實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即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即與革布什咱搆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襍谷為敵而逆子索

諾木允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强與各土司搆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爲業已受其降不宜復加兵且蠻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寛逆酋轉以爲無足懼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繼乃狼狽爲奸於是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

勑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于必取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韋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為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叛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駹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為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陷吐蕃號為無憂城遂累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內附五代蜀州內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以州治保寧縣并入明洪武初于州境析置保縣本朝雍正五年省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

州橋之稱而促浸番人以叔至維州州橋揣為誤曲似係聞吐蕃舊事妄冀效尤耳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即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即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至尾大不掉終於興師故予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轉咎己之類于姑息養奸蓋中國之制外域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予窮兵黷武則予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紀勳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茲兩金川小塊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滿三萬衆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皆險嵛奴効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軍及參贊領隊諸臣同心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功視平伊犁

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而國咸或致少
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覩斯文者尚諒予懷慙悔過之不
暇知非稱功詡德而為言其庶幾乎繫之以辭用誌始
末云爾

小金首禍曰僧格桑兵救鄂什向稱沃日今定為鄂克什急呼之則鄂什也竟抗顏行僧格桑于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搆怨稱兵阿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稱逆酋遵教退歸亦遂釋而不問未數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阿督臣爾泰乃遣兵護鄂克什而逆酋亦遂與官兵交戰

提臣每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授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就完事因諭溫福由滇赴川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玩誤遂罷其職而以溫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督則令桂林代之統兵攻勦南路攻破巴朗向訛為斑讕山今改直取達圍進抵資哩數月克之兩路夾擊遂得美諾鼠竄狼奔金川助惡溫福初至西路即策勵將士攻克巴朗拉乘勝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克之繼命豐昇額為副將軍同溫福進勦賊尋退還木蘭埧我兵進抵路頂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約咱卡了諸寨并復革布什咱侵地尋為宋元俊所誤致有墨壟溝之失桂林匿不上聞為阿爾泰所劾因即罷斥而令阿桂為副將軍赴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磵

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勵勇摧堅深入其阻乘勝進擣美諾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温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由僻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悉平而金川逆酋索諾木復敢黨惡拒命因移兵並勦之

既平攢拉小金川酋語本名遂討促浸即金川酋語名雪多境險奏功以沈奏功以沈賊更遮郤綠營怯懦遇戰辟易攻勦促浸之兵温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噶爾拉分兩路並進功噶之前為卡撒了口賊築碉斷徑不能進遂別由背嶺繞攻而碉堅地險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扼其要害綠旗兵既懦葸温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餘人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于癸巳六月遣酋衆數百由間道潛出煽誘趲拉降酋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戕賊益猖獗

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綠營兵衆先潰將領戰歿者多溫福率親兵與賊搏戰亦遇害趙拉之地復失逆酋等罪大惡極愈

兵既無能將復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

不可寬矣

叶阿桂在當噶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木有事之後當噶亦難獨駐遂整勵兵衆由南路全師而出

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

前已簡派八旗兵三千令赴川助勦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洲兵在彼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倉皇潰竄是其事仍由溫福自誤幸阿桂一路軍氣甚整即授為定西將軍並選健銳火器營兵三千吉林索倫黑龍江兵四千迅赴軍營重籌進勦

仍分兩路堂堂正正不旬日間美諾重定

癸巳冬將軍阿桂統兵由西路進攻其南路則令明亮為副將軍進勦兩路並進所向克捷旬日之間即收復小金

川全部谷噶既入馬尼去聲並克參養旗兵允得其力阿桂等於甲午正月搶佔谷噶了口山梁明亮等亦於是時攻克馬尼兩路之兵皆因有八旗勁旅奮勇先登綠營觀感激勸皆效法恐後奏績甚速醜三路進一阻宜喜及彼絨布遇險而止副將軍豐昇額同舒常於宜喜駐兵與阿桂明亮共成三路第宜喜之兵攻勦半載未能寸進而明亮則由馬尼攻得木谿卡卡角及抵庚額特亦阻險未能進遂駐絨布寨阿桂西路則屢建功羅博瑚普逮遜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羅博瓦山梁六月攻克色淜普此諸寨並峯峻硐堅賊衆悉力死守官軍皆陟險銳攻殲醜甚衆遂臨遜克爾宗喇穆山梁日則了口舉默格爾以擾其後我兵攻克色淜普後賊衆防守益力阿桂偵知喇穆喇穆迤西峯厓

陡削賊備禦稍疎因分兵超越進攻盡據其碉並攻克日則了口亦六月中事其後兵進稍阻至十月初復繞道攻得默格爾山梁其榮噶爾博日爾八當噶之賊背截于後明亮宜喜亦據嶺梁而復難進徒然望洋宜喜為賊要隘守禦極嚴豐昇額舒常攻之一年未下繼而命豐昇額改赴西路舒常在彼更不能進甲午夏因明亮在絨布屢攻未進不宜頓兵於無用之地令其分兵七千移攻正地明亮遣偵卒往探不見賊蹤難以輕進亦赴西路協勦阿桂扎止之會綽斯甲布土司懇明亮駐宜喜并願効前驅明亮乃出其不意分兵冒雨直進遂據宜喜山梁並攻得俄坡格勒古賊因掘濠斷路明亮等復為所阻矣逮昨乙未略康薩爾木思工噶賊碉並毀阿桂自攻得默格爾欲乘勝直進賊復於康薩爾山梁抗阻兩月餘乙未正月阿桂派兵分路潛進拔其鹿角連越重壕躍上碉頂

遂毀其碉殲賊甚衆四月復攻得木思工噶克丫口從此下壓勢益順矣

明亮河西亦有所據日旁以前五十里路

明亮因達爾圖之路為賊所斷商之阿桂謂當仍由宜喜一路進攻並派西路兵一千令福康安帶往攻克甲索碉卡海蘭察亦往會攻合力并擊先克撒撒谷其日旁右之沙壩山并達爾圖得楞及溝內之斯年木咱爾各賊皆紛紛棄碉遁周圍五十餘里寨落悉行焚燒

夾河兩軍聲息可通並清後路遂克爾宗

五月中明亮攻克額爾替碉卡可下至平坡六月間復攻克石真噶寨阿桂派兵沿河從赤爾寨攻打隔河之沙爾尼一帶兩岸夾擊聲息可通追阿桂攻得噶爾丹喇麻寺等處居高得勢以遂克爾宗在我兵之後留之非計遂派兵三路分進豐昇額督率攻勦戎斫寨而入或梯墻而進遂得其碉殺賊無算後路益肅清矣

當則大海昆色拉枯

層層破要步步披嶇阿桂以昆色爾喇嘛寺在拉枯喇嘛寺之上於此路尤為扼要其藩則大海亦當並勦分派將領統兵同往其昆色爾山梁最險官兵皆蟻附上攻佔其碉寨復縱火焚燒拉枯喇嘛寺又攻得藩則大海官兵無不超越而登飛騰而入遂克勒圍紅旗飛遞而何四月大捷未至既克西里迺若建領科布曲索隆古不日而傾阿桂于八月十五夜攻克勒烏圍其附近碉卡木城六十餘處一夕無不摧破八日而紅旗遞至木蘭詳見聞捷凱歌及誌事詩自奏捷後四閱月雖時有克獲未能深入直至十一月初攻克西里軍聲愈壯而賊勢愈蹙尋即攻得科布曲索隆古山梁並克格隆古兜窩等要隘又掃清安布魯木一帶益據建領之勢矣雍中舍齊易如拉朽密圍噶喇依賊其奚走阿桂既由索隆

古進攻朗阿古則朗噶克了口等處皆克之並據噶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遂由瑪爾古當噶一帶寨落悉行掃蕩並克舍齊喇嘛寺次日復攻克雍中喇嘛寺即于十九日統兵直擣噶喇依四面圍攻水陸俱斷促浸番衆自攻克勒烏圍以來大小男婦紛紛救出其大頭人布籠普阿納木達什阿庫魯等遂皆相率乞降並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皆投至軍營僉云索諾木莎羅奔兄弟并作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等皆在圍中此蓋逆酋賊黨等罪孽深重

天奪其魄驅之一處以就擒也

是時河西明亮亦入富德馬邦傳檄芥拾

明亮既克阿爾古等寨克取獨古木開通乃當山梁並擣甲襍掃獨松河西一帶悉行勦洗過河會阿桂合攻賊巢富德亦將河南北之噶咱普庚額特曾達等各寨落全行掃清直據馬爾邦亦遣兵與阿桂會富德所得之地俱不煩兵力易如拾芥

設非西路圍噶

喇依則其兩路亦無進期明亮富德兩路向皆艱于攻取而富德久駐絨布尤未能寸進自阿桂既克索隆古乘勝席捲已圍噶喇依各處之賊皆膽破心散望風潰降非果由力戰而得若非西路官兵直擣賊巢則明亮富德兩路仍未有進取之期也諸軍既合火攻周遭雖據三穴訖其奚逃然猶死守四十餘日計窮力竭乞命而出官軍四面合圍賊猶負嵎力抗繼用大礮環轟摧其碉卡將士等乘勢克取旁近寨落層層進逼殲賊日多逆酋惶懼遣其兄岡達克彭楚克次第詣營並即拘縶于是攻圍益急據其近碉斷其水道索諾木窘迫無計遂于二月初四日早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褀爾斯丹巴并兩土婦及黨惡大頭人丹巴沃褀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並兩喇嘛挈大小頭目男婦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乞免誅戮因即悲就

擒獲俘獻京師自圍勦以來計四十餘日至是全境蕩平罪人斯得紅旗于二月十二日馳至桃花寺行宮適當告功 東陵之期此實仰賴 皇祖默佑益深感敬隨諭將軍阿桂等統成功將士擇日凱旋候東巡迴蹕至黄新莊舉行郊勞大典以昭偃武策勲之盛

金川之功阿桂居首特恩異數加之宜厚

征勦金川之役實由將軍阿桂藎誠體國不憚艱勞制勝運籌克成偉績寔為此事首功特封為頭等誠謀英勇公加賞雙眼孔雀翎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金黃帶紫韁以昭崇獎

能出能入有權有經運長擊短後實先聲金川之功允資羣力寸步層峰氷滑石仄將軍指揮無不奮勇以此破敵鹿埵隴種金川之功非予所期事弗可已久而得之闕

猶獸困捨懲雞肋念我衆勞至今心惻金川之功允賴
上蒼靖彼蕃徼我武惟揚勒碑太學用遵成例靜言思
之文以誌愧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九至三十二

編修臣錢樾覆勘

武英殿纂修侍講學士臣吳璥

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九

碑文

平定金川勒銘美諾之碑

首禍者必有奇禍之遭偕德者必有凶德之報葢僭拉之首禍實由促浸之教而促浸之偕德亦因僭拉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僭拉而有促浸之征前因金川侵擾小金川拘其土司澤旺地方官諭之不從輒敢干抗戊辰冬遣經畧大學士傅恒統禁旅往勦我武方揚而莎羅奔郎卡窮蹙

乞命因矜其頑蠢遂允受降澤旺乃得復歸故地郎卡始尚畏懼斂跡未十年輒思吞噬隣封時相仇殺彼時以蠻觸爭衡乃其常事亦遂聽之郎卡既死其子索諾木轉與小金川僧格桑狼狽為奸負恩梗化遂致復勞師旅深悔前此之姑息矣

兹辛卯之師以伐儹拉乃並促浸而掃

僧格桑恃有索諾木黨惡欺蔑隣疆攻圍鄂克什官寨佔其境地羈其土司經前督臣阿爾泰等往諭罷兵退地逆酋陽奉陰違浸至辛卯夏僧格桑乘索諾木侵害革布什咱土司之釁益復滋橫並且修築碉卡謀抗天朝勢不得不加以兵革而阿爾泰因循貽誤遂命溫福由滇入蜀授以大學士統兵征勦即攻克巴朗拉繼又克復達圍一帶以至資哩官兵前抵路頂宗仍不能進壬辰夏阿桂以參贊赴南路統兵於是年冬攻克僧格宗甫半月即乘勝攻得美諾其餘寨落巷傳檄撫定小金川平而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諾木匿而不獻於是移兵並討

促浸矣

彼其緩則頡利突利之相猜急則僑如榮如之相保然而地險人強機謀深造則僣拉遠不如促浸故美諾再入而再克美諾未嘗不險而一克僧格宗其勢遂如破竹逆酋僧格桑初竄布朗郭宗溫福由明郭宗統兵往捕僧格桑已從美臥溝逼入金川擒其父澤旺以歸溫福為將軍始猶勇往繼乃昧於籌畫又不得人心癸巳夏賊衆從後路潛出遂有木果木之變美諾亦尋失去乃命阿桂為定西將軍發八旗勁旅往勦阿桂部署稍定於十月廿九日進兵自資哩至美諾五晝夜悉行恢復實為神速而僧格桑既至金川索諾木即羈留不遣即其謀擾木果木但令小金川賊目七圖安堵爾同往美諾號召而不使僧格桑復還故巢則索諾木之密圖吞併僣拉以次蠶食旁近土司并且欲侵及內地固已漸露端倪罪惡貫盈實難輕逭耳

雖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師奮力攻取無不立摧堅碉遂據官寨之穴窖美諾為小金川官寨即其巢穴也此固皇天助順將卒盡力而亦其首禍借德之指是用勒銘酋巢永鎮徭徼

平定金川勒銘勒烏圍之碑

美諾既克移問促浸狼狽為奸而更謀深劫木果木自壬辰冬攻克美諾逆酋僧格桑竄去索諾木匿而不獻於是移兵申討促浸時溫福為將軍由功噶爾拉進勦阿桂為參贊大臣由當噶爾拉進勦溫福旋攻據昔嶺遂駐木果木師久不得進溫福紬於謀以營中所有之兵

築卡布守既耗兵力且以分而見少癸巳夏賊酋竄其無能乃逞狡謀令賊目糾衆自美卧溝及大板昭潛出號召僧拉降番復叛擾木果木後路溫福漫無部署軍營為賊所刦綠營怯兵一時俱潰溫福被害其餘大臣官員兵丁陣亡者甚多我朝用兵從無如此挫折者思之實堪切齒

其恨至今將士何辜弗雪寃沉兵威大振勁旅繼至師分兩路谷噶馬尼去聲

木果木之失皆由營中無滿洲兵為之表率亦由溫福等奏阻故已派而未遣及溫福既僨事知綠旗兵之終不足恃乃派健銳火器營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倫黑龍江兵二千並派西安荆州駐防滿兵四千前往以為之倡又添派陝甘滇黔兩湖精銳數萬合力大舉以阿桂為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為副將軍阿桂遂統八旗勁旅閱五晝夜而恢復僧拉全境乃進攻促浸甲午正月阿桂自西路攻克谷噶了口佔其山梁入賊境百

餘里明亮亦自南路攻克馬尼此為再進克捷之始軍聲大振

上下同心攄忠敵愾西路遂進南路畧泥

去聲　勒烏圍從西路進攻噶喇依從南路進攻阿桂自攻得谷噶丫口遂能扼要所進據皆其險隘明亮等既得馬尼雖時有小捷然庚額特馬邦俱未易攻進於是遂專望西路之得手矣

丫口深入爰克羅博

阿桂自丫口進兵以羅博瓦為賊人緊要門戶因派兵五路分將令率之超越而登遂將羅博瓦山峯及山岡碉卡盡行攻克

喇穆喇穆併占默格

叶　阿桂自三月間攻得羅博瓦阻雨數月至六月初稍晴遂克其岡下之色淜普又於六月下旬盡克喇穆喇穆山梁及日則丫口七月中又克其該布達什諾大木城并焚燒格魯瓦角寨落十月中復佔其默格爾山梁其地在日爾八當噶之下榮噶爾博之上向閱地圖指以諮詢阿桂而所籌適相合既佔此山梁遂克密拉

噶拉木大寨並克獲凱立葉各寨我兵勢益聯絡矣獲康薩爾木思工噶叶阿桂自十月攻得黙格爾駐兵密拉噶拉木幾兩月餘至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乃攻克康薩爾山梁其險倍於他處賊之守禦亦更堅而官軍於三日內全得之其後復因雨雪頓兵三月至四月初十日天霽雪消十四日中夜官兵潛進攻奪木思工噶克丫口阿桂自謂一日而收三年未竟之功洵不妄也遜克爾宗其險難訖遜克爾宗為勤烏圍賊巢外險自前歲四月間攻之經年未克阿桂自得木思工噶克丫口之後於五月初攻克噶爾丹喇嘛寺及噶朗噶又搶佔舍圖枉卡已居高得勢而留遜克爾宗在後究屬非計乃於五月十二派兵前往時霧氣四塞官軍乘勢攀越崖磡直至碉根遂將其地上下石碉木城悉行攻克是役也豐昇額之力居多因於其公號果毅下增繼勇二字嘉其能紹乃祖額亦都之績也凡此數處林

立堅碉層次攻勦我師實勞據昆色爾乃近賊巢北軍亦至隔河匪遥七月初二日官軍乘夜潛進直上昆色爾山梁蟻附登碉立時攻克初四夜官軍縱火焚賊寨至拉枯喇嘛寺飛騰而入又得喇嘛科爾三寨並攻克菑則大海竭三日三夜之力占地縱横三四十里焚其碉寨一百三十餘先是明亮在南路以其株守無益令移兵北路會勦甫至宜喜即得達爾圖山梁至是復由茹寨攻進連克額爾替石真噶等寨晝得其上下沙爾尼之地與阿桂軍營僅一河之隔矣曰勒烏圍賊舊官寨垣固碉高力守要害經樓輔車陡磡劃界木卡石城蠶簇鱗繪弩柵周遭撥路截其泗水搜橋囊土濟師勒烏圍為賊舊巢恃其碉高牆厚守拒甚力且有轉經樓相掎角中間碉卡鱗次又

阻以高碉五層殊不易攻阿桂於勒烏圍轉經樓之中拏柵以截賊人援路並令冷角寺一帶官兵由西北而南沿河拏柵以斷其下水之路又募楚兵善泅水者繫巨索於甲爾日礫橋柱以拽圮之又以碉邊賊人鎗石可及官軍頭戴柴捆手推沙囊匍匐而行至碉沿層積推起趕列三層木柵以擊碉下之賊穴道旁出轟以地雷叶凡此百計用盡無遺並於所掘地道中用礮轟擊碉下掘溝抗拒賊衆凡可以用力設法者籌畫備至阿桂可謂善於謀矣四面礮攻碉摧垣裂遂督大軍斫牆衝闌遊魂弗支奔迸躄躃功成一夕中秋八月官軍四面合圍礮轟鎗擊並拋擲火彈所遇碉卡或拔柵斬關而入或攀援奮躍而登呼聲四起賊衆披靡殲戮殆盡惟莎羅奔兄弟及賊目丹巴沃雜爾聞風先竄究亦難逃天網計亥子丑三時將

勒烏圍官寨轉經樓喇嘛寺悉行攻克凡賊所恃以抗拒之處一夕無不摧破時乙未八月十五夜也衆

軍之力一帥之謀靖彼賊穴安我蜀陬朏乎厥忠卓乎厥猷銘志鴻功永示千秋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

向不云乎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若今索諾木之窮蹙率兄弟出碉獻印不但不可謂之歸順即歸降亦不可得而方彼其抗命相拒歷五年之長茲已宻圍巢穴火罷團攻腹心潰肉羽

翼失傍官軍初圍賊巢蟻衆猶負嵎抗拒我兵用大礮四面環擊賊自揣力不能支日形窘迫先是逆酋之母姑姊妹情急來投自請遣人回巢招諭索諾木乃遣其兄剛達克彭楚克以次詣營懇求皆就拘縶其黨惡之布籠普阿納木等先後求降山塔爾薩木坦等並經擒獲於是進圍益急賊勢日蹙官軍復推其近碉斷其水道酋衆恇懼紛紛潰出索諾木遂率其兄弟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及兩土婦并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甲尼瑪噶喇克巴偕兩喇嘛擊屬二千餘人出寨逆酋跪捧印信羣泥首乞命由是罪人斯得獻俘奏凱方將劚呰搜穴利斧其吭生擒亦易旦夕滅亡乃始匍匐請命又安得比之肉袒牽羊噶喇依者蓋其世守官寨故多深塹高牆我師萬層險歷千戰威

揚譬之大木巳盡去其枝葉則本根亦可待其立殭然而逆賊有言官軍若至當毀其重罷聚族焚而自戕使果如所云則雖獻馘蒇事終不如生獲盡美盡善之慶是蓋兇渠罪大惡極而且貪生苟延以致獻俘闕下明正典刑於是疆界厥地屯戍我兵鎮羣藩而永靖樹豐碑以告成功歲在丙申仲春日吉時良

陶莊

河神廟碑記

成大事者必有其時事有視若易盡人力而為之然終於弗成者則以

天弗助

神弗相而非其時也事有視若難盡人力而為之而終於有成者則以

天所助

神所相而適逢其時也雖然

天助也

神相也無所為告之者也使時有可乘而人弗盡力而為之亦難望其有成也故舉大事者必當審事機乘時會盡人力以敬祈

天助

神相則庶乎奏平成之功三者不可闕一焉吾於陶莊引河益信此理之弗爽陶莊之土逼河南流近清口蓋始自宋時南徙歷元及明不知其幾何年矣於是有黄水倒漾之患於是有藉清敵黄之説然而清水常弱黄

水常勝雖劼劬補苴終不能得其要領而倒漾自若也

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首見及於此康熙已卯歲

南巡時即命開陶莊引河俾遠避清口以除倒灌之患誠釜底抽薪之計也其後庚辰歲辛巳歲壬辰甲午歲以及雍正庚戌歲歷任河臣屢挑屢淤於是引河之事遂置而弗論康熙已卯春皇祖南巡親莅河干閱視形勢命於清口迤西隔岸挑治陶莊引河導黃使北並命於南岸築挑水壩橫截河流逼入陶莊河口因河臣董安國開放過早隨即淤墊庚辰春刑部侍郎

常綏等遵　旨履勘以董安國所挑引河已淤墊亦毀壞請再挑濬寬深計長七百餘丈辛巳秋河臣張鵬翮以引河中段淤阻宜加挑濬又運南岸積土於北岸加挑新河五百餘丈其時黄河僅藉以分流不免沙停水緩壬辰甲午兩年河臣趙世顯兩次疏濬屢挑屢塞雍正庚戌北岸長出淤灘遂至大溜南趨全由故道逮乾隆已未歲予命大學士鄂爾泰視河仍持開引河之議而河臣河員率以為難行高斌向稱為善治河者亦以為功不易就乃創建木龍挑溜北趨圖補偏救弊之為於是引河之事更罷而無有言及者矣鄂爾泰請開引河因訪知前此不成之故遂有河頭若不迎溜河尾若不順流開放若不及時三者有一於此無能成河之議高斌

正欲興辦適大水驟至不便施工迨汛水消退察看停淤形勢較前低窪恐水長易漫引河難望成功乃建木龍於南岸以挑溜引河之議遂寢然予以為陶莊之引河不開終無救清口倒灌黃流之善策但南巡四次未至其地用是耿耿於懷適昨歲東巡河臣吳嗣爵蘇州撫臣薩載各來覲因見嗣爵老病遂以薩載易之與之談及河務以為海口淤泥之說終難行至陶莊引河則必宜開而未敢必也命其抵任悉心相視及薩載之任與督臣高晉親履其地測量高下曲直頭尾寬窄繪圖貼說以聞朕復詳酌

形勢以硃筆點記往返相商者不啻數次議既定迺於去歲九月十六日興工以今歲二月十五日乘春汛水長之候放流入新河而舊河築攔黃壩以禦之既放之後新河順軌安流直抵周家莊始會清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於是永免倒灌之患而引河之工成引河既成薩載奏河長計一千六十丈其河頭原挑寬四十丈河身河尾原挑寬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後續經將兩涯刷塌河頭寬至七十餘丈河身河尾寬至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亦較原挑刷深六七尺云云此實默邀神相至舊河口既築壩堵流并於陶莊積土外添築新堤以防外灘漫水及薩載工竣入覲復面諭於新河

河頭下唇至第三架木龍處添壩一道為重門保障薩載回任旋即興工亦善後最要機宜也夫自康熙己卯逮今乾隆丁酉歷七十餘歲屢舉而未成及一舉而遂成者豈非時有可乘不可乘之殊而總賴天助神相之所致耶其能劼毖籌畫盡人力而不失事機任投艱而弗猶豫者則錫賚酬勲國家之典具在至夫天恩之賜助益自始事以迄成功予實晝夜在心默叩禱謝無可言喻而

河神之佑相非特建
崇祠其何以顯
明貺達羣誠乎爰即新口石壩建廟
妥神俾司事者春秋潔祀以邀惠於無窮並為迎神送
神之詞以協律焉
河之舊兮本南每灌清兮黄蕉
神之相兮北漸即運河兮賴永恬迎
神之來兮俎豆甘於萬斯年兮恩沛覃

右迎神樂

河之新兮移北既避曲兮就直

神之相兮南塞去清口兮無復逼送

神之還兮帷幕飾於萬斯年兮恒戴德

右送神樂

按記中有河南流近清口始自宋時南徙之語未甚明確盖宋史所稱神宗熙寧時河道南徙尋經塞治即蘇軾河復黄樓諸詩所由作也惟統志所稱金明

昌時河淮并為一瀆之言為今黄河南徙之確據然彼時有宋存焉淮泗一帶非金所有地當屬之宋此因令作河復詩考訂而得者則向之所云自宋時南徙亦未為不可特未詳明言之耳因附書本記後乾隆庚子清和月作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

碑文

七佛塔碑記

七佛偈為禪門開宗了義然散見於梵帙而非出於一經近自西藏班禪額爾徳尼喇嘛處貢有七佛畨軸凡佛之父母眷屬名字悉備問之僧人皆不知其所以謟之章嘉國師乃於畨經漢經所謂長阿含經賢刼經降

生次第經及佛源廣解内一一考得其源葢第一毘婆尸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槃頭婆提城神足二一名騫荼次名提舍侍者名無憂子名方膺第二尸棄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神足二一名阿毘浮次名婆婆侍者名名行子名無量第三毘舍浮佛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神足二一名扶遊次名鬱多摩侍者名寂滅子名妙覺以上三佛為過去莊嚴刼佛第四拘留孫佛

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居安和城神足二一名薩尼次名毘樓侍者名善覺子名上勝第五拘納含牟尼佛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神足二一名舒槃那次名鬱多樓侍者名安和子名導師第六迦葉佛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婆羅柰城神足二一名提舍次名婆羅婆侍者名善友子名進軍第七釋迦牟尼佛種刹利姓瞿曇父淨飯王母大清淨居舍衛城神足二一名舍利弗次名目揵連侍者

名阿難子名羅睺羅以上四佛為現在賢刼佛夫一佛即恒河沙數佛而恒河沙數佛即一佛父母眷屬皆如是何有於分別然真如海内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既已明是因縁用沥諸貞石建七佛塔以為供養

頌曰

過去莊嚴刼現在賢刼是未來為星宿於一彈指頃佛說三即一過去三非三現在四豈四分别乃云七而實即一佛七佛各有偈普說一義諦一毫端之上能現寶

王刹示兹滿月相聚七為一塔如法華所云非同亦非
異佛語非綺語初學亦能曉聲聞與圓覺猶然未能行
稽首吉祥雲永蔭娑婆界救度諸衆生各各精進證

熱河

文廟碑記

丙申夏駐蹕熱河避暑山莊曹秀先以禮部尚書扈從
幾暇名見談及時政秀先云臣春卿也在職言職以為
此處宜興學校以造就士朕曰俞哉亦其時矣於是乎

有設學之旨於是乎有加額之恩學校既設則
文廟亟宜建乃命相地伐材卜吉鳩工宫牆泮水殿廡
禮樂一如制越二年己亥夏朕以來巡親
釋奠而落成之夫熱河固自古關塞以外荒畧之區也
雖金遼有興州之稱然旋舉旋廢建置沿革率不可考
而况有臯比之傳絃誦之聲哉是以我
皇祖每年避暑於此亦不過名之曰山莊故有聚民至
萬家之句葢於禮樂之興未免

存待以百年之意今則耕桑日以闢户口日以滋以幅員計之不啻數千里而版籍或逾十萬焉此而無學校以牖民迪俗豈宣

祖猷揚

聖化之道且今西域烏魯木齊等處率置郡縣立學校以此較彼為尤近矣則兹

文廟之建於時於地胥不可緩亦不待人之請而後行稱之曰熱河

文廟者今雖升之曰承德府從其朔紀其因也昔蘇軾作韓愈碑記云公之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予謂韓愈因文見道我

夫子體道垂文韓愈之所因者即

夫子之所垂而見猶待乎行體則其本也且水在地中尚需求而得之我

夫子乃天之經地之義山之峙海之淵無日不在人人心目之中範圍曲成而不遺豈待穿鑿求之而後得然

則

木鐸之音孰謂不可覺斯民於關外荒畧之區也哉

須彌福壽之廟碑記

黄教之興以宗喀巴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八轉世而為今達賴喇嘛一曰凱珠布格埒克巴勒藏六轉世而為今班禪額爾德尼喇嘛是二喇嘛葢遞相為師以闡宗風而興梵教則今之班禪額爾德尼喇嘛實達賴喇嘛之師也達賴喇嘛居布達拉譯華言為

普陀宗乘之廟班禪額爾德尼居扎什倫布譯華言為須彌福壽之廟是前衛後藏所由分也辛夘年曾建普陀宗乘之廟於避暑山莊之北山以祝釐也亦以土爾扈特歸順也今之建須彌福壽之廟於普陀宗乘之左岡者則以班禪額爾德尼欲來覲而肖其所居以資安禪且遵我

世祖章皇帝建北黃寺於京師以居第五達賴喇嘛之例也然昔達賴喇嘛之來實以敦請兹班禪額爾德尼

之來覲則不因招致而出於喇嘛之自願來京以觀華夏之振興黃教撫育羣生海宇清宴民物敉寧之景象適值朕七旬初度之年並為慶祝之舉也夫朕七旬不欲為慶賀繁文已預頒諭旨而茲喇嘛之來則有不宜阻者蓋國家百餘年昇平累洽中外一家自昔達賴喇嘛之來至今亦百餘年矣且昔為開創之初如喀爾喀厄魯特尚有梗化者今則重熙休和喀爾喀久為世臣厄魯特亦無不歸順而一聞班禪額爾德呢之來其歡

欣舞蹈欲執役供奉出於至誠有不待教而然者則此須彌福壽之廟之建上以揚歷代致治保邦之謨烈下以答列藩傾心向化之悃忱庸可已乎既為記復作讚言

印度既迴遥　佛教亦式微　梵僧擡天竺

多臨衛藏地　自唐代已然　是為法源處

一譯猶云近　三乘無舛訛　宗乘向東昌

誠如佛所記　衛藏雖徼外　實在震旦中

達賴及班禪　宗喀巴高弟　前後燃智燈
三車之綱領　真文與滿字　於是溯軌躅
蒙古衆林林　莫不傾心向　皈依三寶門
神道易設教　兹聞班禪來　如嬰兒遇母
覲化闡宗風　誠為吉祥事　布達拉既建
倫布不可少　擇向興工作　亦以不日成
都綱及寢室　一如後藏式　金瓦映日輝
王幢揚風舞　自成動静偈　朗標色空喻

以是善因緣　資無礙法喜　祝嘏猶其小
所欣象教宏　舉似西域居　無來亦無去
上人演法輪　蠢蠢普超度　佐我無為治
雨順與風調　衆生登壽世　慧炬永光明
合十作讚言　初非為一已　如懸大圓鏡
徧照於十方　而鏡本無心　迴向亦如是

重修正定隆興大佛寺記

世間一切具體相者有成必有壞有新必有故自金身

以至衆生概不出此然而成其壞則壞為成新其故則故為新所謂如來能轉物衆生被物轉是則重修建立之義所由起而常樂我淨之真身本不繫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也正定隆興大佛寺始自隋開皇間至於今葢千一百餘年其間成壞新故不可屈指數紀其近者則自康熙癸未

皇祖聖祖仁皇帝重修之後逮兹又七十餘年矣日月推遷風雨剥落有所不免地方大吏屢以請且庚子歲

為朕七旬初度之年於是命吏發帑一律普新之沿其漏者正其向隆興寺為正定古刹自隋迄今千餘年戊戌歲重發帑命周元理等督修其舊制正殿與寺門中路面向不對蓋以寺前街路逼仄以致徑庭錯遲亦不知始自何代兹特令更正規制較前閎整矣阽其危者煥其觀無勞百姓不日而成越明年辛丑命行春而落成之並攜章嘉國師行慶讃禮西天震旦二萬里而遥兹古寺之重新得眞僧之宣教斯能調御慧力不期而然如來轉物豈不信乎所謂常樂我淨之眞身不繫於成壞新故幻為之體相益可以明其理而

以重修建立為功德者實是不知第一義諦者矣是為記

國學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記

名者實之賔實者名之主為學之方應務其實以蘄循其名不可炫其名以致亡其實興學之源綦要於國學國學者天子之學也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水北京之國學自元歷明以至本朝葢五百餘年矣有國學而無辟雍名實或不相稱焉雖有建議請復以之

水而格部議至今未復癸夘春始有復建之諭甲辰冬乃覲新工之竣將於乙巳仲春行釋奠禮遂臨雍以落成焉夫北京為天下都會教化所先也大典缺如非所以崇儒重道古與稽而今與居也雖之水然有不改之井汲以綆而用之無窮亦在人為之而已於是石之鱗次見圜斯池水之鏡澄見明斯濟殿之據中見隆其榱橋之通行見接其基上庠下庠雖難考二典之制而東序西序總不出三代之規則是工之舉也又予知過論

所謂於不可已者仍酌行之之意而物給價工給值原非勞民動衆之為若夫三老五更之說予以為括於養老化俗之儀而非天子臨雍所必應並行而不遺者蓋弗見於詩書乃特出杜氏通典之私耳且予向有三老五更之說已明闢其謬兹不複綴乎辭雖然予更有所懼於是舉者夫是舉豈非復古興學之懿有何懼而予懼之者恐後之人執予復古之說於一切衣冠典禮皆欲效漢人之制則予為得罪

祖宗之人匪教伊虐甚慮不宜也予之子孫臣庶體予此心於可復古者復之其不可復者斷不可泥古而復之夫徒慕復古之虛名而致有忘祖宗之實失非下愚而何予不為也予敬以是告子孫以保我皇清萬年之基也

蘭陽睢寧新隄南岸

河神廟碑記

中州

河神廟之建於北岸者二曰武陟曰蘭陽建於南岸者一曰中牟皆以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而崇祀者也茲蘭陽睢寧之間新隄南岸復建

河神廟者何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河決睢州下汛二堡命大學士阿桂馳往會同兩江總督薩載南北總河李奉翰蘭第錫河南巡撫何裕城五臣會勘詳議築塞并選帶南河熟練河工員弁赴豫俾資調遣嗣據奏請改築南隄并開挑引河自蘭陽至商邱長一百四十餘

里朕按圖審勢復命向北展寬引河因即取土築隄為一舉兩得之計阿桂等遵旨督辦冬十一月引河成初五日啟放掣溜通暢至十四日夜東壩陡向西蟄直抵西壩底埽遂乘勢鑲壓至十七日金門旋即斷流天然合龍全河大溜盡歸引河是役也

天庥

神佑與庚子年儀封之天然合龍正同在事文武員弁以及遠近士民觀者無不踴躍歡忭額手稱慶以為非

河神嘉佑不及此也夫

神之靈盈天地間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布森列無所往而不在而人之依於

神將以邀福致敬兾遂其瞻仰祈籲之私者則非特建

崇祠無以昭

靈貺達羣誠爰命阿桂等度地於蘭陽睢寧新隄南岸適中之處鳩工飭材鼎新

廟貌就南岸者所以別於北岸也蘭陽睢寧之間者所

以別於武陟中牟也當睢州下汛之初決方以漂毀田廬為亟且以稽工曠日為虞葢自始事以迄成功予之晝夜齋心默禱無可言喻凡賑助撫卹和雇加價不靳千百萬帑金以拯濟我災黎而在事諸臣之竭誠襄事與我民之奔走役作子來恐後實亦不遺餘力是以昨冬合龍誌事詩云天然怨報合龍信

神佑應憐衆力殫葢不敢謂予之盡心於民而實

神之篤眷於予也且豫省頻歲不登自昨冬睢工合龍

後今歲夏秋來連獲甘霔晩禾補種秋苗長發轉歉為

豐是

神之篤眷於予實

神之保乂吾民也繼自今亦惟虔鞏孜孜永祈

安瀾之錫以與吾民邀福於無疆耳廟工成遂書緣起

以勒於石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一

書事

書高士傳披裘公事

晉皇甫謐著高士傳凡九十人其記披裘公也則以季子令取遺金投鐮瞋目而言曰五月披裘負薪豈取金也哉季子驚謝而問姓名云云始讀而怟不知所謂既思而咍笑其鶩於奇而晦於不知時也其意曰披裘公

安貧樂道者耳夫冬而葛不能有裘也則樂之是安其所樂也夏而裘不能有葛也亦樂之是樂其所不必安也葛易有而裘難有炎易禦而寒艱禦不能具葛獨不可脫其裘乎然則披裘公反為趨炎者乎不然則其性情特殊於人而好為奇異以沽譽者乎是大不然也余故笑其驚於奇而晦於不知時也至夫王倪齧缺諸說益失不經宜例以夫子之不語可耳

書史記漢高帝論蕭曹等事

史記載高帝論蕭曹等事膾炙人口率以為呂氏之禍高帝若先知而終令平勃安劉者然嗚呼世之好奇而不縣之以理有如是哉夫高帝素稱知人善任而蕭曹輩五人又其所與共患難日夜諮諏庶事者有不知之悉而論之當乎若夫呂氏之禍高帝所不期也呂氏之妬高帝則誠知之然亦不料其日後狼藉若彼之甚也徒以微時結髮惠帝復年長是以割愛而立之此高帝之蹕也使帝預知必有後日之禍幾於移漢祚焉則帝

權其輕重廢呂氏立趙王且遂其願以高帝分羮之忍何不可為而獨顧惜呂氏徒令周勃為太尉以救漢祚於可存不可存之間雖愚者不肯為顧高帝肯為之哉余故曰世之好竒而不槩之以理有如是哉失之毫釐繆以千里司馬遷葢不能辭其責矣

書黄庭堅為母滌溺器事

明屠隆書二十四孝圖蹟稱黄庭堅性至孝身既顯貴仍為母滌溺器此事正史不載隆葢私竊史記石建取

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移之於堅姪以為竒而不知其實失正道也夫大孝莫過於舜與曾子矣舜與曾子不聞有此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葢謂此耳且蓬戶甕牖貧窶之人家無次丁孰不為其親滌腨是盡可謂之孝乎既至貴顯則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祿位足以榮父母奴婢足以供使令豈必躬自滌腨而後為孝乎躬自滌器以為孝斯不啻徒盡小節乃務為竒名姪世背常經而失正道將知其必有不能

盡孝之大者矣吾惜夫蓬戶甕牖者雖有過此之節不得稱孝又鄙夫身既顯貴者區區炫奇節而以孝稱馬遷所云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吁是即馬遷之所以取榮也歟抑亦馬遷之所以取辱也歟

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

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遺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内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嘆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

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强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

附史可法復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媮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悞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

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
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
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
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
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
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
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

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
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
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
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
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
征忽傳我大將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為我
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
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

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

名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
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
嗣基㣲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
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牵以正統與之甚
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
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絶存亡仁恩遐被貴國
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

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讐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焰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

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書通鑑輯覽明崇禎甲申紀年事

通鑑輯覽將成司事者舉通鑑綱目三編之例於甲申歲欲大書順治元年分注崇禎十七年於下且凡勝朝事皆別書明而於李自成陷京師即繫以明亡余曰不

可夫三編之例非述續編之例乎續編於元順帝二十七年即分注明年元主北奔而繫以元亡去至正二十八年為洪武元年且自順帝十五年明祖起兵之後於凡元政即别書元以示異雖臣各私其君之義也而朕實鄙之蓋以理責人者必先以理自處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家之天下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居今之時貶亡明而尊本朝如明之於元其誰曰不可然朕不為也通鑑輯覽之書非一時之書乃萬世之書於正統

偏安之繫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嚮必嚴必謹且正編
續編既一正其自視尊大之陋習而顧於本朝嬗代之
際有所偏向是不有恧於心而貽來世之譏乎茲於甲
申歲仍命大書崇禎十七年分書順治元年以別之即
李自成陷京師亦不遽書明亡而福王弘光元年亦令分
注於下必俟次年福王於江寧被執而後書明亡夫福
王設於江南能自立未嘗不可為南北朝如宋高宗之
例也而柰其日即慆淫以致天命去而人心失是非開

翔者欲究我兵威而實守成者自失其神罷也若夫唐王桂王窮竄邊隅茍延旦夕此正與宋之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以正統屬之用以示萬世守成之主思天命人心之難諶凛凛乎惴惴乎保祖宗所貽留為臣民所繫屬而不敢謬恃書法之可有高下焉庶幾朕纂通鑑輯覽之本意或不失春秋大一統之義乎

書蜀志諸葛亮傳七縱七禽事

諸葛亮本王佐材而世或詡其事為神奇不折衷於正

道致使鹽梅匡濟之器流而為黄冠術士之儕則一失之於陳壽之挾讐多貶詞一失之於裴松之之無學濫引注恠哉史筆已難得而付之挾讐無學之流則其事尚可問哉且以覔米不與即不為立傳之人而望其能通世理具正辭以紀如管樂疈人之本末心蹟不猶北轅而適越乎諸葛亮之事不可枚舉即如先主永安數語孫盛已斥其非是兹姑弗論其征孟獲也正傳謂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夫亮

之表固云深入不毛矣彼不毛之地何致出軍資而饒國計至於裴松之引習鑿齒漢晉春秋為注乃云七縱七禽之夫一陣之頃固無七縱七禽之理若縱之去而復為陣戰以禽之則蠻烟瘴嶺之間如是七往返勢必曠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還亮之表又云並日而食矣三軍儲偫何所取資此實事之必無而世反以此詡之為至神仰以為至奇耳食口傳羣然不以為怪至於亮之扶持危國鞠躬盡瘁以事其主之誠或鮮齵稱者豈

非陳壽裴松之之罪哉嗚呼讀史者其能具卓識酌正理不為遊辭所誤者亦實希矣

書司空圖論封建事

王應麟著困學紀聞其攷史類有云司空圖謂房琯建親王分鎮天下議肅宗以是疑琯受讒廢先是安祿山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夫明皇雖從琯議何嘗免西蜀之幸長安之陷若琯之得罪實以誤用古戰法敗於陳濤斜其時帝雖恨琯喪師眷任未衰後

始以挾黨背公出為刺史則琯之廢乃有以自取豈因賀蘭進明之譖哉盖分鎮即封建之意司空圖猶惑於劉頌封建之説且阿其所好遂以為琯廢被屈耳封建之不可行柳宗元蘇軾言之詳矣兹不復論獨論司空圖之不達事理未免揜不善以著其善而王應麟採而録之津津然若有惜乎琯之去者雖善善欲長之義哉然未免重耳食而無目光矣

書唐太宗欲觀實録事

唐太宗欲觀實録而褚遂良不與觀後卒令房元齡上而觀之夫太宗英明之主也而何獨於此事乃憒憒若是乎人君言行即史官不記天下皆記之矣豈得遍天下之人索其記而觀之令太宗之言曰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茍其謹言慎行雖不觀實録可也茍其恣意妄為則令日觀之明日忘之雖百觀實録無益也且太宗納巢剌王妃失德之甚者而新舊書本紀皆無此非史官所紀載者乎由是觀之遂良已不能逃為其君

隱之罪則謬為不與覲之言為能彰其直乎綱目於是條下又注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云云猶是史臣欲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意所謂欲盖彌彰胥不足為訓耳

書南宋論兵事

南宋棄河北而不守忍二帝而弗顧志恢復而知兵者莫過岳飛一人以讒誅之是尚可與言兵哉而最可笑者莫若上皇與吳璘相論之事宋史稱上皇甞問勝敵

之術於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吁其識之鄙可怪哉夫亦知孫武子三駟之法乎彼教田忌與諸公子置馬較射此尋常賭金為戲以是法相馳固當一不勝而再勝在馳射較勝負則佳而豈可以用之於行軍乎且是法也市井博奕之徒無不知之亦不得謂孫武子行軍妙筭也夫兩軍對敵所貴先聲其勝敗秖在呼吸頃耳以大為小以强為弱不過俯仰之間今以弱者出戰以當敵之强

者跌而不振後之强者亦將望風而敗又豈能收兩勝之功哉若夫臨敵出奇制變或先示之以弱而繼以强勇之兵擣其虛則可要非對戰時當使弱者居前而强者繼後也昔宋楚泓之戰襄公稱先道古言之非不亹亹而卒致於敗為天下笑予謂高宗之舉孫武子其亦類於此矣

書通鑑宋太祖云守財事

宋太祖禁永寧公主服貼繡鋪翠襦及斥皇后稱黃金

裝輿意在崇儉似矣而所云為天下守財之言予不得無鄙焉葢守者保而有之又聚而儲之之謂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傳曰財散則民聚但聞守位未聞守財且欲聚民必當散財今曰為天下守之則民何以聚乎其意若曰為天下守財將以散之於民則何不曰守此財以與民亦見其以辭害義矣且措大之語非藝祖所云乎斯語也措大者流必咨嗟嘆賞以為名談而實不宜出諸天子之口有如馬援守錢虜之誚

耳予即位四十年之間凡兩免天下正供一免天下漕糧而水旱蠲賑又不啻數千百萬故直鄙藝祖之言而不愧若其已不知節儉濫賜近倖而弗博施黎庶者其視藝祖又相去遠矣

御製文二集卷三十一